

伦敦地铁见证英式“体面”

也许是感到车厢里的气氛太过紧张、压抑,伦敦地铁设计者几乎对每个站台的墙壁都进行了精心地描绘。从牛津十字街伸出的几条大街林林总总汇集了很多品牌店,是伦敦最繁华的地段。这个地铁站的墙壁被描绘成绿色的迷宫,穿梭迷宫者更像是湮没在时尚潮流中、无所适从的人。这种让人激动的视觉冲击会一直奔涌到地铁出口。

伦敦地铁的激情不仅停留在视觉上。2003年,伦敦地铁公司的调查显示,85%的乘客愿意在地铁站里听到音乐。于是,从那年起伦敦市政府开始向个体艺人颁发许可证,准许他们在主要的地铁换乘站演艺。于是,地铁通道成为这

座城市里最大最长的舞台。懒懒的爵士、激越的非洲手鼓、久违的乡村民谣,音符随着匆匆的脚步声流淌着。你若是欣赏,就驻足片刻,你若是喜爱,就在艺人的琴盒或帽子里丢下几枚硬币,他们会立刻用嗓音或者琴声回复你的好意。

激情、惊喜、感动,伦敦地铁可以被无数美好的词汇形容,但是,她并不完美,绝不完美。伦敦地铁线路错综复杂,其中一些每天都会出现线路或信号故障。若是有一天你在地铁里听到工作人员广播说“伦敦地铁各条线路现在畅通无阻”,仔细听,他或她的语气一定是很骄傲的。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伦敦人把地铁叫“管子”或“罐子”(Tube),名副其实!1854年,他们的“太爷爷”在修建世界上第一段地铁线路时,似乎没有估计到一百多年后伦敦地铁每天要承载300多万次客流,所以伦敦地铁的隧道修得窄窄的,车厢当然也就小小的了。

为了尽可能多装乘客,讲规矩的英国人将带有扶手的座位设计得只塞得下一个正常体重的人。有时候,空位很多的车厢里却有人站着,仔细打量,多半是人高马大、体型磅礴者。

座位满了,就只能侧着身子挤在面对面坐下的两个人的膝盖之间,这种“亲密接触”在英国人看来太“体面”。因此,很多人宁愿站在车门口,也不愿走到车厢深处。

但这狭窄的车厢也许是伦敦人“社交距离”最近

的场所,这距离近到让性格保守、不愿与生人有目光接触的英国人不自在的程度。于是,为了避免在地铁里近距离观察人或被人近距离观察,不少伦敦人出门前都会记得带上一本书或一份报纸。

忘了?!没关系。每天一大早都有专人将厚厚一叠免费的《地铁报》送到每个地铁口。如果连这免费报纸都忘了拿,也无所谓!你还可以求助于伦敦市政府早就在车厢里准备好的名诗海报。“她给采来美味的草根/野蜜、甘露和仙果/她用了一篇奇异的话/说她真心爱我”,济慈的诗,虚心拜读吧!总之,不能左顾右盼,尽管空间狭小,也要保持矜持和英国式的“体面”。

往“人情味”淡的地方走

陈大超

“我准备离开这个城市了,我来向你告别的。”一位朋友坐下来谈。“你准备到哪里去发展?”我问。“我准备往人情味的地方走,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内地的城市了。这里看着人情味淡,但干了这么多年,一点机会也没有。”朋友说这一次他一定要走远,“走到南方的海边上去都行。”

我说:“你说往人情味的地方走,这句话很有意思呢,看来人情味的地方,反而留不住人。”他一笑,说:“原来我的同学们都叫我别留在内地,我说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喜欢内地那种浓浓的人情味,没想到七八年过去了,我跟我的那些同学一比,发现他们都比我混得好,特别是那个出了国的,他去年回来,那种派头,那种精神状态,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人情味的地方往往好发展,好赚钱。”

我笑了:“是啊,我们都说某些国家连夫妻到餐馆里吃饭,都要实行AA制,孩子一到18岁,就再

也不管他了,那可真是没有人情味啊,可是却有那么多的人,挤破脑袋钻到那里去发展,可见你说的人要往人情味的地方走,是多么的正确。”朋友点点头说:“这些年在内地的几个城市漂来漂去,我发现人情味浓厚的地方,人们的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就差,大家在嘴巴上说得都很甜,谁都把话说得叫人听起来充满希望,但是等到真的要动真格办实事

海洋气息之谜

英国研究人员近日找到了某些海洋微生物特有的基因。正是这种基因的独特机制产生了形成海腥味的氣體。

科学家此前知道,海洋生物死亡的地方往往可以找到一些细菌。这些微生物以海洋生物腐烂后的残渣为食物,将这些残渣分解,产生二甲基硫醚气体。二甲基硫醚又名甲硫醚或二甲硫,就是它造就了海洋的气息。

东英吉利大学研究人

了,那些话却往往是一句也当不得真。因此我得出结论:再好听再感人的话,如果没有规则与法律垫底,那要让它们算数,难。

看来,他是真的“觉醒”了。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说话做事是很谨慎的。谨慎的结果,就是那不讲原则不讲后果的人情味淡了。但正是在这种

较,确定了与二甲基硫醚产生相关的基因。研究人员原本以为只是一种酶控制着二甲基硫醚的产生,但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微生物中控制二甲基硫醚制造过程的机制居然有“开关”。只有在它们身边出现海洋生物腐烂的残渣时,制造海洋气息的“开关”才会打开。

约翰斯顿研究小组从英国一些海滨湿地提取了淤泥样本,从中分离出一种能制造二甲基硫醚的新微生物。通过对这种微生物进行基因测序,并与其他已知能制造二甲基硫醚的微生物基因序列加以比

较,确定了与二甲基硫醚产生相关的基因。研究人员原本以为只是一种酶控制着二甲基硫醚的产生,但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微生物中控制二甲基硫醚制造过程的机制居然有“开关”。只有在它们身边出现海洋生物腐烂的残渣时,制造海洋气息的“开关”才会打开。

约翰斯顿研究小组从英国一些海滨湿地提取了淤泥样本,从中分离出一种能制造二甲基硫醚的新微生物。通过对这种微生物进行基因测序,并与其他已知能制造二甲基硫醚的微生物基因序列加以比

名流故事

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我们对李德的评价不够厚道”

1935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父亲陈士榘也结束了他的“设营司令”生涯,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

翌年三月,东征战役以后,部队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党中央决定,开办一所全日制的红军大学。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红军大学采访,生动地称之为“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

父亲这时也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里没有专职的教师,都是军团首长和党中央的一些高级干部授课。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讲授战术课。

父亲是这样评价李德老师的:李德尽管指挥红军反围剿时让红军吃了大亏,长征初期他的指挥也很失败,但他的课却讲得不错,有许多新的知识性很强的军事术语。他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套军事理论的,做教官完全称职,遗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军事实践结合起来才有生命力。

尽管在中国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上,李德都被定位为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中国革命的反面教员。而一贯信奉毛泽东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有他自己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早已离休,闲来无事,早已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有一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

父亲说:“李德其实不

亚洲各国公务员面面观

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一直是亚洲各国百姓关心的焦点,不过,近日韩国政府推出的公务员淘汰制打响了打破公务员“铁饭碗”的第一枪。那么,亚洲各国的公务员到底都过着什么样的“好日子”?

泰国:懒散是出了名的
一名长驻泰国的台商表示,泰国公务员给外人的印象一向是贪污严重,只要私下塞钱凡事都好说,以在移民厅这个对“外”单位来说,第一线的公务员竟然都称自己不懂英语?除非另外塞给他们一些钱,否则一份普通文件要跑二三十趟都未必能办得好。

另外,泰国警察的贪污更是“著名”,一旦外国人的车被他们拦下,除非塞个100到500泰铢,否则一定找得出你的违规行为强扣车辆。而且,这个价钱的“行情”主要看路段,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通常最贵的。

此外,泰国公务员也非常懒散,上班的时候打个瞌睡是家常便饭。为了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泰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午睡计划推广,去年11月份开始,每天中午,公务员都可以大方地到“午睡室”休息,打盹一个小时。“午睡室”是由会议室改装而成的,每天中午12点15分准时熄灯,把窗帘拉上隔绝阳光,此外还播放轻音乐,占燃散发甜甜芳香的香熏蜡烛,整个午睡室弥漫着舒缓的气氛。

不过,与亚洲其他国家公务员的“舒服”日子不同的是,泰国公务员不敷出的现象非常严重。全国80%以上的公务员负有债务。一般来说,公务员家庭的平均支出约占家族总收入的83.3%,其中1至2级公务员收入约3.5个百分点,高出收入约5至11级高级公务员家庭支出约占收入的68.6%。在具体收入方面,泰国1至11级公务员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36276铢(1美元约合35.5铢),其中1至2级公务员平均月收入为13497铢,9至11级公务员的平均月收入为118324铢,两者相差约8倍。

新加坡:质疑高薪养廉
众所周知,新加坡政府奉行的是“高薪养廉”的制度,不过,近些

年来,“高薪养廉”制度开始受到了一些新加坡人的批评。的确,与许多国家相比,新加坡政府是相当清廉的,在世界最清廉政府排名中名列第五。当然,政府高官的薪水也同样名列前茅。

据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目前的年薪为200万新元(132万美元),这是美国总统布什的3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4倍。该国政府近日指出,私人企业界这两两年来的薪金已上升,因此目前其他特区政府行政官的薪水也应获得相应调整,而按照市场水平,部长们的薪水应该从原本为121万新元的年薪,增至220万新元。就当新加坡政府宣布将给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加薪时,不少新加坡人,尤其是网民们却表达了诸多不满的情绪,甚至有人请愿,希望政府对加薪一事进行考虑。

其实,部长的薪水一直是令相当一部分新加坡人不满意的地方,不过过去都没有像这次这样引起较激烈的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年青一代的新加坡人因为互联网,有了更多抒发意见的渠道。显然,年薪200万新元对许多新加坡普通的民众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扩大,有约20%的新加坡人每月的收入仅仅是1500新元,处在贫困线上。不仅如此,还有不少新加坡人的薪金仍停留在过去几年的水平。

日本:谋私利空间不大
在日本,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是保密的,同事之间互相保密,一般人也不去打听别人的收入,日本公务员的工资和民营企业职工的差别不太大。据2003年统计,公务员工资比民营企业职工每月平均多4054日元(100日元相当于6.9元人民币),是民企职工的1.07%。如果差别太大,人事院就会下达公务员减薪的劝告。

日本公务员还能享受公务员住房。相当于市场上月租金20万日元的房子,公务员租住只需五六万日元。不过,这项优惠可能很快要取消,因为政府最近计划把公务员住房全部卖掉。

公务员谋私利的空间并不大,当官有人事权和财权,但日本国的公务员没有人权,每进一个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很难通过自己的权力把亲属安排在重要部门。他们也不掌握财政权,每一笔经费都要事先估算,使用经费要经过严格的审计,如果不合规定,很容易被审计员揪出来,一旦检察机关介入,任何人不敢说情,因为说情本身也会违法。

摘自《上海译报》

ZHENGZHOU DAILY

精品文摘

- 名流故事 21版
- 生活·男女 22版
- 史海·美文 23版
- 世态·开心 24版

2007年6月8日 星期五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黑猩猩也有石器时代

新的考古学证据证实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在4300年前也进入了石器时代,当时它们制作出一些石锤,利用这些石锤当工具敲碎坚果。研究还发现,史前的黑猩猩是在没有受人影响的情况下学会使用工具的,这证实了黑猩猩确有自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在100多年前,生物学家就观察到野生黑猩猩会使用石头当工具,可是却未曾发现黑猩猩工具文化的遗迹。人类的老祖宗早在260万年前就会利用石器,但过去并未发现黑猩猩遗留下来的石制工具化石。美国考古学家朱利欧·麦卡德尔带领美、加、英、德四国的一些考古学家,在非洲西部科特迪瓦的塔伊国家公园的史前黑猩猩

居住遗址进行挖掘,发现了黑猩猩在4300年前敲碎的坚果,以及遗留的石锤。这些石锤的细缝中残留因碎击而嵌入的坚果淀粉质。麦卡德尔指出,这些发现表明,黑猩猩在完全未受人影响下,自行发展出以石头为工具敲碎坚果的行为,而且还传承了两百多代。人类4300年前尚未在该处农耕,因此该处的史前黑猩猩无法从人类身上模仿使用工具的技能。

此外,这些残留的石锤平均重约710克,比史前人类使用的石制工具还大,不过和现今黑猩猩使用用的差不多。他们甚至认为有些被视作史前人类石制工具的化石,可能就是史前黑猩猩的杰作。

摘自《科技博览》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901年正月初十,京剧大师马连良出生在北京阜成门外檀家道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名叫马西园,经营着“门马茶馆”。

世道日趋艰难,茶馆生意实在无法维持下去,马连良就与父亲商量:“让我学戏去吧。人家又管吃,又管穿,还能挣点零花钱。”马西园三思之后,决定把他送入叶春善主持的“喜连成”科班。

苦心练笨功

马连良学戏较慢,经常挨打,可越打越倔,越倔越学得慢。旁人讥笑他的念白“一嘟噜一块”,口齿不清,“大舌头”之嫌。当时竟有一位老师讥笑他道:“就你这材料,哪天能吃上蹦虾仁儿啊!祖师爷不赏你这碗饭,你还是卷铺盖走吧!”名丑郭春山来班里教戏,见这孩子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帮忙说情,马连良才被留下了说。

学戏时,学生要每日早上六时上晨课,主要是文吊嗓子武功功,主要是不分文武,都要练。先压腿,耗腿,踢四门腿,即正腿、旁腿、十字腿、月亮腿;然后耗顶拿倒立,先生看从一数到一百,第一把顶,每天三把顶;随后下腰、翻跟斗、虎跳、吊毛、抢背……早餐、上戏园、演戏、回学堂、晚饭、夜课,到晚上十点多夜夜,循环往复,天天如此。

为了摆脱“大舌头”的毛病,他整天拿着一个粗瓷坛子,用嘴对着坛子口,大段大段地练念白。坛子可以拢音,把他的念白清晰地反射到耳朵里,以辨瑕瑜,同时又不影响别人。

精心演配角

马连良喜欢登台演戏,但科班当时并没把他当要角儿培养,老师常派他演些配角、门子等小角色,他从无怨言,总是认真对待。他有自己的一套“秘诀”,即使不让自己唱主角,也要学会唱。每次在开戏之前,无论角色大小,他总是把所要演的剧目“默演”一遍,做到心

笨人马连良

中有数。他曾对人说:“别人唱过五十遍的戏,我已经唱过一百遍了。”

为了“扮戏”漂亮,马连良总是提前把行头的护领、水袖拆下来,洗得白白净净。把髯口用热水泡上,使之又软又飘,再用铁梳子反复梳理。把靴底用大白刷刷得又白又净,站在台上显得格外精神。管箱的师傅常常讥笑他:“得了,你是多大的一个角儿啊,费这么大劲儿!”他发现自己眉毛总出岔儿,用墨笔画眉毛时就不美观,其实,台下观众根本看不见,马连良却非常重视,请剃头师傅把眉毛剃光,扮相好看了,可平时人就设法儿看了。

整天苦学苦练,加上当时科班卫生环境不太好,营养跟不上,一天,在晨课练功时,马连良一个跟头栽倒,不省人事。叶春善赶忙请医求治。大夫一见马连良口吐白沫,浑身颤抖,就对叶师说:“恐怕过不了今天中午十二时了。”叶春善顿时慌了,派人请来马西园。马西园见状,没说一句抱怨的话,只说:“这孩子生死都是马家的人,他若有造化挺过来,还是您的徒弟,您还得栽培他。”说完,他深施一礼,背起孩子回家了。

叶春善对马西园通情达理的言行十分感动。马连良病愈回到戏班后,叶春善对他另眼相看,给他定下目标,专攻老生行当。叶师先让萧长华、蔡荣桂给他说一说配角戏儿,如《连环套》中的施仕伦、《金燕桥》里的孔明等。

有一次,他出演《斩黄袍》里的苗圃,苗圃在被逐离朝廷之后,有两句“摇板”,“早知为官不长久,不如深山把道修。”马连良觉得,只唱这两句不够味,就自己编了几句新词,按“快板”唱,最后两句是“罢罢

亦属幸事。看到台上场面与老谭时代一般无二,少年马连良又得徐、刘二位相助,观众从心理上对他就有了些好感。况且,马连良在台上唱戏,从不惜力,总是唱腔饱满,渐渐成了戏班中的台柱人物。

后来,科班更名为“富连成”,简称“富社”。到了1916年,马连良已演了不少由他担纲的老生戏。萧长华决定复排经典连台本戏《三国志》,其中至关重要的诸葛亮一角,由马连良担任。这出戏是“富社”的拿手戏,是行话所说的“戏保人”的经典剧目。萧先生让马连良饰孔明,是特意提拔。

原来此剧在“祭风坛”一场时,孔明只有几句念白,一带而过。此次复排,萧长华认为,马连良以前在演《雍凉关》时那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板唱得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重新填词,加工整理,修饰润色,一段新的《借东风》就这样诞生。这时,马连良在台下演已经有了一定人缘,他表演此剧时,把这段《借东风》唱得落落大方,潇洒飘逸。加上马连良一脸聪慧,扮相出众,儒雅清秀,宛如孔明复生,表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马连良终于一炮走红。

一炮而走红
“喜连成”总教习萧长华是个沉默寡言、运筹帷幄的人物,他认为,马连良扮相潇洒,身段好看,道白与唱功均适合演老生戏。于是,又给他说了《四进士》、《一捧雪》等戏,每演必列大轴,马连良逐渐走红。

马连良渐渐小有名气之时,“伶界大王”谭鑫培尚活跃于舞台。他晚年的琴师徐兰沅和鼓师刘长顺,成为谭鑫培不可剥离的梁柱人物。谭去世后,叶春善重金礼聘徐、刘二位来为马连良操琴、司鼓,力捧爱徒。当年的观众视老谭为偶像,能在舞台上再度见到徐、刘二位

爽 菜

晚年的启功,名满天下,当然也经常周游天下。

一次他去扬州,碰到了这么一件事:那天,有人请他吃晚饭,坐在旁边作陪的一位先生怕启功吃不好,够不着,便不断地请吃这请吃那地把菜夹到启功的碗里。启功开始还好言相助:“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自己来。”数杯后,启功愈这么说,对方愈是“礼”直气壮往他碗里夹。启功于是来气了,他找来一个空碗,放在桌子上说:“你夹吧,

随便夹,夹个够!”而后拂袖而去。

后来,启功还愤愤地对朋友说:“我最不喜欢这样填鸭式的吃法!我们满族有个习俗,习惯在一个碗里装满各种肉类等食物,放在死人棺材头上,让死人吃,这叫‘人死唯去,只有人死唯,才是这种情景。你说,这个人奇怪不奇怪,他就是不听话,夹个没完。好像是好心,可我见到这种情景心里就不舒服。”

摘自《杂文报》

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他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离婚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

父亲说,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完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谋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

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周恩来、毛泽东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后来李德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儿,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知错必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错了死不认错,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